



总策划：张海君 徐 迅
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

梦的 叫喊

我曾经有过许多梦，
那种少年的梦，一个接一个地，
天马行空不着边际……

沈天鸿◎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总策划：张海君 徐 迅
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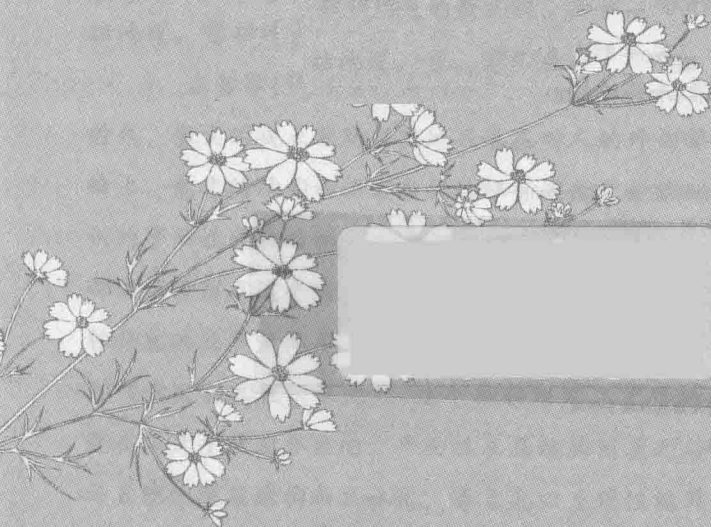
梦的叫喊

沈天鸿◎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我曾经有过许多梦，

那种少年的梦，一个接一个地，天马行空不着边际……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的叫喊 / 沈天鸿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2. 6

(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

ISBN 978-7-5468-0274-9

I. ①梦… II. ①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87341号

梦的叫喊

(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

沈天鸿 著

总策划: 张海君 徐迅

主 编: 沈天鸿

责任编辑: 侯君莉

封面设计: 晴晨工作室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北京市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00 千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68-0274-9

定价: 2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自序

沈天鸿

我一直认为，序应该是它所在那本书的一篇评论。自序是其中的例外，因为即使评论得很中肯，也不便自己评论自己的作品。但它也应该与其所在的书有关。

我这本是散文集，那么就说说散文。我的散文观曾经是“离经叛道的”——1988年1月我写了《中国新时期散文沉疴初探》并发表，指出当时被一致看好的中国散文普遍存在着古典性沉疴，对当时的散文界和散文理论有较强烈的冲击；1989年3月为一个研讨该文的研讨会又写了《散文文体非文学成分研究》作为“再探”并发表。它们不仅表明了我对当时中国散文的看法，也表明了我认为什么才是文学性散文的观点，集中体现了我的散文观，并且潜含着 I 后来在其他文章中说到过的观点。简略并概括地说，它们是：

1. 在哲学探究的重点是“我们”即人类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古典时代，散文的视点理所当然地只落在对人的外部事件和人的外部知识的描绘上，散文的结构和语言当然选择并满足于能准确清晰描述、传授这种知识的平面性表层结构和语言的说明性叙述句型（到1988年时的中国散文都仍然停留在这个古典时代）。而当代哲学已发生了一种重点的转移，这转移反映在罗素两本书的标题上，即从《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转移到《意义与真理的探究》。这个转移决定了文体的转变：外部世界的知识现在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平面性表层结构因其之后有了深层意蕴亦即意义与真理的深层结构而立体化，语言也以呈现性描写句型为主，在组合运用

中获得或发挥它的超越了字典含义的功能，这样，结构和语言都处于运动之中，从而使形式也成为有意味的。

2. 在说出世界即外部知识上，散文远不如历史学、社会学等，散文所展示的应主要是另一个世界：作品的即人的精神世界，丰富人和日常世界的联系，使人生活得更多：不断更换了生命的体验方式。

3. 因此，纯粹的情感对于文学来说并无多大价值，重要的是情感之中或背后有没有以及有什么样的思考（即罗素所说的“意义与真理”）。只有被思考吹拂并赋予思想深度与力度的情感，才有可能是散文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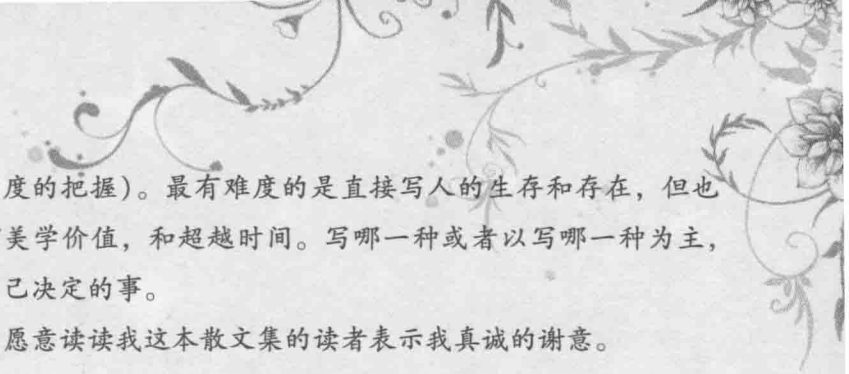
我对散文的这个认识，既来自理论思考，也来自自己的散文写作，比如1986年的《嘉峪关归去来》，1987年的《结局或开始：门》《黄昏时分登鸣沙山》等，就其写法和性质来说，在当时和其后较长时期内，它们都是孤独的。现在，当然不孤独了，在其后若干年，“文化散文”“新散文”都陆续出现。

有人说，因为我也诗人，所以才认为散文应该有诗意。其实不是。我的文学理论如果浓缩成6个字，就是“文学就是意味”。意味包含诗意，在文学文本中则自然生成诗意。诗意也并不是或者不仅仅是通常所理解的诗情画意那个层次的。那是最低层次的诗意。

我的散文观就说这些。有兴趣想详细了解的，可以参见我的《现代诗学》（昆仑出版社。2005年）——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诗学就是文学理论的同义词，所以，《现代诗学》中的理论论述也适用于散文。

我在散文写作和阅读中有一个体会，这就是属于外部知识的散文最好写（它们属于广义的散文，常常相当于应用文，比如游记基本等于导游的解说词），其次是以历史和政治为题材的（它们的难度主要在于必须有思





想，和对政治的度的把握)。最有难度的是直接写人的生存和存在，但也是它有可能最有美学价值，和超越时间。写哪一种或者以写哪一种为主，当然是写作者自己决定的事。

最后，谨向愿意读读我这本散文集的读者表示我真诚的谢意。

2011. 2. 20

目 录

第一辑 北风吹动

结局或开始：门 / 003

梦的叫喊 / 006

水上夜晚的光 / 008

纤 夫 / 011

在秋林 / 013

春夜的沉思 / 016

灯 光 / 018

雪 夜 / 020

风 中 / 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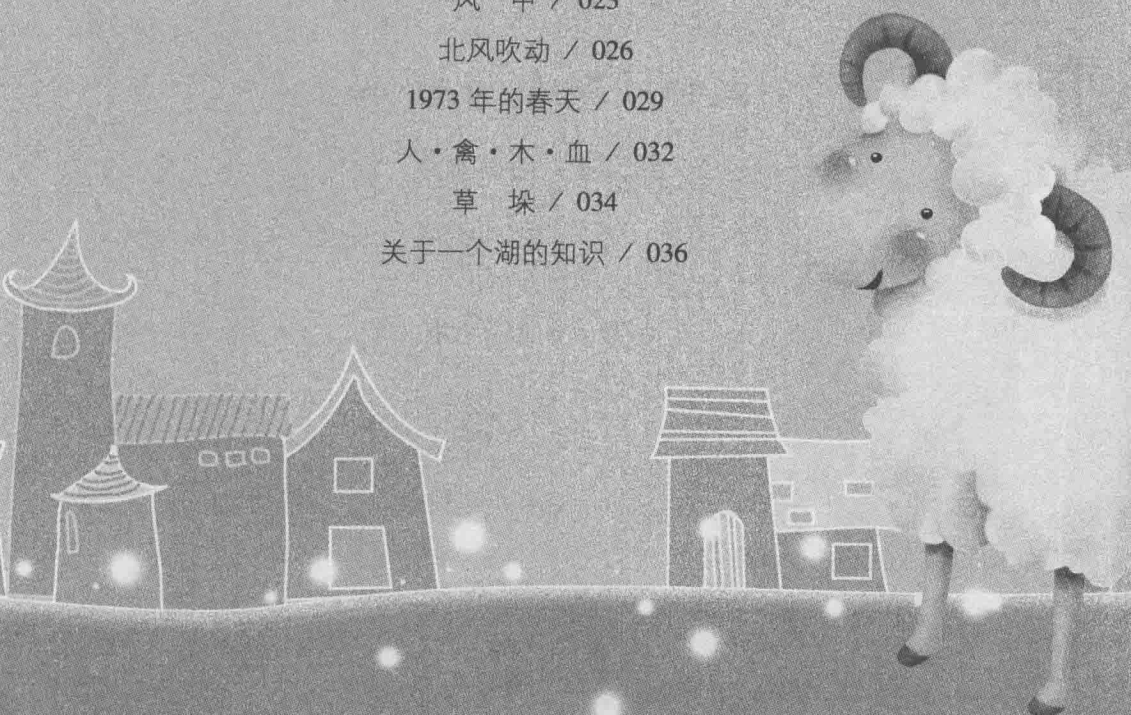
北风吹动 / 026

1973 年的春天 / 029

人·禽·木·血 / 032

草 垛 / 034

关于一个湖的知识 / 036





梦的叫喊

Meng De Jiao Han



淡 水 / 038

静 / 040

访问自己 / 042

田间小路 / 044

肩 膀 / 046

仰面看天 / 049

倾听水声 / 051

村 庄 / 054

水的腥气 / 057

荒废的小路 / 059

秋天的杨树林 / 061

梨 子 / 063

以冬天的心情观看马尾松 / 065

第二辑 山高水远

不醒之塔 / 069

经过宿州 / 073

春雪入长安 / 078



· 目 录 ·

嘉峪关归去来 / 079

鸣沙山的黄昏 / 082

平原之旅 / 085

一个地方 / 087

过 客 / 089

司空禅意 / 092

穿 越 / 095

大地湾幻象 / 097

蓬莱之梦 / 100

旅途中的眺望 / 103

火车运行 / 106

大地的本质 / 108

第三辑 岁月的灯火

故 乡 / 113

重返故乡 / 115

没有龙舟的端午 / 118

酒糟的气息 / 120





梦的叫喊

Hong De Jian Han



泥 土 / 123

老屋之思 / 125

露 珠 / 128

井 水 / 130

网 / 131

高 处 / 133

河 流 / 135

在乡村 / 137

芦 苇 / 139

雨 后 / 141

桃 子 / 143

雾·祖父 / 146

祖 母 / 151

母 亲 / 153

父亲的老家之行 / 156

生死歌哭 / 158



目 录

第四辑 镜里镜外

吃 惊 / 163

岁末散佚的页码 / 166

忘 记 / 168

雪和麦田上的鸦群 / 170

镜里镜外 / 172

居 住 / 174

雪 花 / 177

翠 鸟 / 179

世 界 / 180

天 空 / 185

附录 文学就是意味 / 189

后 记 / 191



第一辑 北风吹动

结局或开始：门

梦的叫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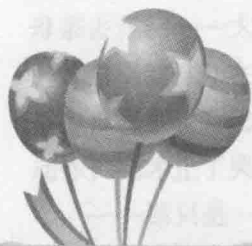
水上夜晚的光

纤夫

在秋林

春夜的沉思

• • • • •





风，吹开你心扉

吹开你心扉

吹开你心扉

吹开你心扉

吹开你心扉

吹开你心扉

大风不停地刮
天空吹过山冈
两个顶风行走的人
……力学的形式
大风把他们的骨头
吹得乱响

没有什么意义
只是挺住。两个人
不，实际只是一个人
和他的影子
顶风行走在
比灵魂还要猛烈的大风中

——沈天鸿《大风》节选



结局或开始：门

已经打开的门再也无法打开，这个简单的道理我幼时并不懂得。母亲在我长大以后不止一次地笑说过，我小时一次午睡起来，睡眠惺忪地便要母亲去开门——大约我以为凡是睡醒了就必定是早晨吧。其实，那是下午，门早就打开在那里。但我发了犟脾气，大哭大闹，不听解释。父亲气得狠狠打了我几巴掌，也无济于事。最终，还是母亲做了一个虚拟的开门动作，我才止了哭。

——那只是一个虚拟的动作啊！

我真是个孩子！

后来，一段时间里，一见到舞台上演员虚拟的开门动作，我总固执地感到，观众也都是些大孩子。一半是为了这感觉，我曾决计不再看戏：我已懂得，已经打开的门再也无法打开，尽管你被它关着。

而这样的门，是一扇真正的门，无论你走到哪儿，它都在那儿等着你，以各种各样门的形象。

我们就是穿过它进入世界这房间的。

我们一生所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便是关上它，轻轻的，或“叭”的一声，以关上它的方式离开这房间。这不容易，特别是要关得既有分量，又漂亮潇洒，就更难乎其难，因此，我们的一生便是为关上这扇最终的门这一动作而做的孜孜不倦的练习：我们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门，每天都不厌其烦地将它打开、关上。有时是忐忑不安、战栗地，有时是漫不经心地，用脚就那么一踢。在这练习中我们无师自通地懂得，关着的门在轻轻叩击下打开后，往往表示着一种友好与欢迎，倒是那些早已打开谁都可以进去的门，往往意味着冷漠与拒绝。这是意味深长的。但我们在当时常常不曾留意那门意味着什么，与其他的门有什么不同，只有在事后，才清晰地想



起当时忽略了一切细节，而感到一丝淡淡的温馨或失望的惆怅。

我至今还闻到我曾打开关上过无数次的那些门的青青气息。

那些门的门框是用青青的柳树做的。往往是就地砍来，一端埋进土中，树皮也不曾刮，就那么一边一棵，然后用柳条编成稀疏的门板，铁丝扭成门环，于是，一扇门就出现在原野之上了——不用说，那是我们捕鱼者小窝棚的门。

在我那十年渔民生涯中，已记不清做过多少这样的门了。开关了十几天之后，门框和“门板”都长出浅浅的枝叶来，纤弱的鹅黄里透着一些沉重的绿的色块。春天是这样，秋天竟也是这样——那被砍下的树干里，该蕴藏着多么强烈的生的渴望啊！然而，那些门的寿命都不长：渔民的生活，是最具流动性的了。

那些门只是为一次次练习存在过。

但也有例外。

去年我从安庆回乡下老家去，下小轮后没赶上上班车，只好沿着河流往家走。在一道小闸边我不禁停住了脚步：

空荡荡的河堤上，一棵柳树孤零零地立在乱草丛中，空气中充满了深秋野蓼的辣人气味。

记忆使我几乎立即断定，它，曾是我住过的小窝棚的门框！感谢那时我们吃“大锅饭”，转移捕鱼点时，埋得太深的杉木樯往往在拔不起之后就那么大方地放弃了，更不用说这不值钱的柳条门框了。但这“门框”为什么会留在这里？它不会埋得太深的。那么，是因为它生出新根引起我们的恻隐之心而放弃的吗？我已记不清了。

我抚摸着它身上那道凸起的圆形疤痕站立了一会儿。我知道，那疤痕里面包藏着的，是用几股铁丝扭成的门环。

这是一扇活着的门，但我已不可能再把它打开了。

我忽然领悟，虚拟的开门动作是人生的一种安慰。

回忆便是这样一种动作。

思念便是这样一种动作。

远处家乡的那扇门开了。

在风中一开一合。

我的这两句诗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情绪。

还有另一种虚拟动作。那是人生所必需的，那便是试图打开人生边缘处那扇已经打开的门。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如同幼年的我一样，坚定地认为那扇门是关着的，关着的门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门。因为对于被它隔开的那个世界，我们总愿意想象，那里有着最美丽或最有价值的东西。这就如同日常生活中我们在路上看到一个女人美丽的背影，从而对她的神秘面部产生最美好的想象，并情不自禁被急于赶上前去的心情支配和驱使一样。于是，我们便得以自觉自愿，竭尽全力地动员、培养并发挥我们所有的聪明才智，努力去打开那扇神秘的门。这种无望的努力耗去了我们的一生。但我们正是在这种悲剧性的无望努力中成为人，世界这房间也因为努力而布置得日臻完美。这正是上帝——或者说生活使我们成为人的秘诀。

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洞察这秘诀。

但他们不说破。一位哲人临死时还说道：“把门打开，让光线进来！”他们显然知道，远非所有的人都能承受洞悉这秘诀后的巨大痛苦而不被击倒。只有对于坚强的人来说，知道此秘诀才是有益的，这就是他们能够由此懂得：门是人生的一种象征。如同美国作家克里斯托弗·莫雷所说：“开门和关门是一部分生命的严酷流传。”生活中的某一扇门向你关上了，表明了一种结局，但你不必为此一蹶不振，痛苦万分——关上的门总是还有办法重新开启的，只要你相信这一点并为此而努力；使人拿着钥匙也仍一筹莫展的，倒是那些已经打开的门。从这种意义上看，打开的门是一种最为完美的关上。

然而，没有对付不了的门，已经打开而再也无法打开的门，人可以把它关上，下一个人，便可以把它打开，一切，便因此而可以重新开始了。

当然，这绝不只是简单的重复。而实际上，我们正是这样做的，个体生命是这样，整个人类也是这样。人类就是通过不断关上不断打开有形无形的门而不断进步的。

人的一生因此而价值。

1

第一辑
北风吹动



梦的叫喊

这是一段没有任何自身特点的堤坝，堤外是在冬天里平静甚至软弱下来的河流，堤内是一望无际的田地与点缀其间的村庄。堤坝两边生长着柳树，柳树之间的地面上是枯萎的杂草。这些枯草堤面上也有，不过长在堤面上的多是那种高不过寸许，贴着泥土蔓延的节节草，堤面中间无草的狭长空白就是行人踏出的路了。从路面之窄可以知道，这段堤坝不是要道，行人不多。

就是在这段堤坝上，我曾经有过许多梦，那种少年的梦，一个接一个地，天马行空不着边际，却又让我实实在在地沉迷其中。现在我回来了，重又走在这段堤坝上，心中却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梦的幻想，而那些旧梦也无法清晰地想起，仅仅只有一团团烟雾般的轮廓。

少年的幻想之梦其实是对生活对人生的一种要求，失去了它，实际是生活使人放弃了许多要求。当人放弃了几乎所有的要求，人也就老了，确确实实完完全全地老了。那种无欲无求的状态，历来被誉为淡泊的至境，而我，却对它感到悲哀——那样活着的人，已不是生命，而只是呼吸。

生命必定是有意识的，也必须要有意识，只有呼吸而无意识的人，医学上称之为“植物人”。“植物人”这个词中的“植物”是指什么样的植物？是冬天的植物吗？譬如此刻我眼前那了无生气的柳树和枯草？那柳树和枯草看上去的确已只有冬眠中的呼吸，但这只是个假象，它们仍有欲望，仍有所求，那就是期待着春天，期待自己的生命重新萌发出绿色。由此看来，“植物人”这个命名并不准确，将绝对无欲无求的淡泊的人喻之为“植物人”，也不准确，并委屈了植物。

“绝对”都是可怕的，欲求是这样，淡泊也是这样，国人对于欲求头